



13
1787
40



門 4 3
統 1787
卷 40



舊唐書徐曠字文遠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僕皆先已誦得之至於奧曠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嘆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實感揚玄感李密皆從其受學

蕭頴士字茂挺聰警絕倫外夷亦知其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中

人願得蕭夫子為師其名動華夷若此
譚賓錄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讌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知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

先聖太宗大悅

神異錄貞半千名餘慶少與齊州人何彦先同師事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為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彦先皆成服喪畢而去

翻譯名言宣灑舊翻弟子新云所教南山曰學在我後名弟解從師生名子天台云師有匠成之能學者具資稟之德資則捨父從師敬師如父師之謙讓處資如弟司馬彪曰徒弟子謂門徒弟子老子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也南山云師無率誘之心資缺奉行之志何休注子沈子公羊隱十一沈其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清波雜志訓蒙最難其人嚴則利於子孫而不能久狎則利於

已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淑踏欲

退鉅公覺之置酒泛引自古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

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悟其

迹遂安堯山堂陳音師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茶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又曰也罷

號陳也罷其罷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者李西涯在席有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應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

士何妨

后山集姜薄命以事主不盡年陳無已為曾南豐作乃以自表

見其不更他師也東園友聞虎林先生所書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為

困學老人解于深敬之教其二子解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

涉筆漢儒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授受者為門生魏太學初詣

學者為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

友

荀子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友有也取友求善人是德之基也

左傳子產自晉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廣絕交論平生逝而國子悲

莊子孔子問子桑雎曰吾親交益諫徒交益散何與子桑雎曰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其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子桑戶孟子友子琴

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桃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漢南岳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

下筆繡詞揚手文飛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于此者三

呂覽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諍諫如此者國日安王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

孔叢子秦蒞于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交之義聞諸老聃昔者魏叔闕天太顛散宜生南宮

适五臣同僚比德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之為服古之達理行之也

朋友有服始于大戴德以朋友有同道之恩總麻三月

韓詩外傳晉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甯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

後漢書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縋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

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貞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朱穆見比周傷義備黨敗俗志抑朋遊之私遂誓以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

東觀吳祐牧猪長垣澤間誦經而行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乏

乃變服為傭與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

影相厚每相與談常見晏喜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廣絕交尹班陶陶于承久

世說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

候視厚賧贍之子惟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鄭玄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同門曰明釋名友有也相

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啟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

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伯玄冕垂纓徒履而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
范恍然覺悟便狂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
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移時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云是
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
葬千人皆為揮淚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

荀巨伯遠者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
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
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
伯曰友人有疾不敢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
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魏志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溫恢求請胡質質辭以疾

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
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
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
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

蜀志諸葛亮與張裔書曰吾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
道舉讐以相益割骨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又云勢利之交難以
經遠士之相知溫不

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
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晉書許邁字叔玄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羲之造之未嘗
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謝澹字景恒安孫也任達仗氣
不營當世與順陽范夫為雲霞

之交孔稚圭與陸慧曉張融
謝澹何點沈淵為君子之交

南史劉訐字彥度與陳留阮孝緒李紳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

之傍其聽內義鑽尋與典訐與族兄歆并孝緒日夕招携都下
謂之三隱宋孔淳之隱居荆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
馬一曰勢交二曰賄交三曰談交四曰窮交五曰量交因此五

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携讐訟所聚
二釁也名陷饗饗貞介所蓋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

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楨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
哉

南史江淹曰袁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焦竑云房

唐書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醉吟先生與僧如滿為空

友常楚客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

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間畢構郭襲

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顧况字通翁與柳惲李必為方外友嘗求知新寧監

杜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李泌七歲能為文張九齡呼為小友

孟郊審交詩結友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

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達賢論又古人

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

哭未必戚但結口頭交肚裡生荆棘文中子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

故多恚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尚書故實李約為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

與主客張員外誌同官并常微君况墻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
業李獨厚於張聯床靜言達旦不寐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
心中事不向常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北都有伎色美而奉止疎梗人

韓文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

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

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

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

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管子鳥集之交初相驩後必相繼故曰鳥集之交雖善

詩話元微之與白樂天友善樂天都下慈恩寺小酌作詩寄微

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好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

程今日到涼州微之到褒城亦寄詩云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

慈恩寺裏遊驛吏叫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在涼州千里神交朋

友之道不其至乎吳程普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傳幹與叔威書吾與足下結義統素恩比同

見聞錄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氈一

席一割分之每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

自壘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至

篋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

任皆至參知政事綴耕錄維揚秦君昭妙年遊京師其執友劉載酒祖錢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

因指之曰某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附達秦弗諾劉怨之再三勉從之迤邐至臨清天赫喧夜多蚋內之帳中同寢

直抵都下定館往見主事主事以小車取歸諭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附使驛報郵公矣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託之意

宋史本傳張耒在穎聞蘇軾計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耒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手書

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計聞幹持心喪三年代醉編前輩感

人知遇為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服之北魏蒲陰縣令黃宣亡貧無期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風俗通司

直方正二公處皆制哀服荀詒通儒於義足責

實奕編王丞相主文柄欲以向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基

為友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基絕敏中許之既而基果造門

左右始以敏中飽過基遂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躍出呼左右召

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

而寢前人来見之具言于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向敏中今當

更取賀拔基此戶錄越人每相友作壇祭以白犬丹雞盟曰卿若乘車我戴笠也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

馬後日相逢馬當下

吳司空廷舉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在太學兄事羅玘玘

病痢會僕死公為煮粥負之如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

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賓客

左傳晉人秦人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辭曰臣之壯也猶

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因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又不使一介行李吉于寡人行行李之命無月不至資

暇錄古文李字作山入子行李是行李字學林入非之左傳其言通用李理字

史記孟嘗君田文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刎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尸子晉人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未嘗不與佼規也鞅被刑乃亡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一篇言九州險阻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外爭附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東觀漢記崔瑗好士愛賓客盛脩嚴膳極滋味不問餘產或

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並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

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嗤也終不

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王莽為宰衡時甄豐入謀議時語曰來半夜甄長伯

襄陽記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

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

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

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列女傳漢中楊仲參有高名嘗請客母盛為供具從窓中窺客

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已此日損之道後歲餘復請賓

客皆著德秀士母親之喜曰吾無憂矣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公曰公自言何

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

夷甫無君輩客

世說陶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客弔儀服鮮異禮畢遣人尋之但見雙鶴飛去

南史張纘字伯緒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

輻湊有過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鮑正為湘東王五佐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

逢鳥噪無處不逢鮑佐

周書長孫澄字士亮操履清約家無餘財雅對賓客接引忘疲

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敕中厨別進異饌

留之

堯山堂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回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容蘇答曰柰這事須當歸

唐書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

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

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

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

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

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

而歸

芝田錄牛僧孺帥維揚杜牧每夜遊公以街十數輩潛隨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戒之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

子輩報帖云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

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

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李嶠上高長丈書魯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

里駸明無撤器之因門下
三千毛遂之處囊之地

石林燕語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酹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

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氣稟弱畏見賓

客每不得已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

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詩格有遣書招客板戶公堂破脚露喪

答云班犬良賦趨歸空肚板戶木門公

堂官舍破脚軒足露喪尸出謂開館暫屈也班大文

為良賦尚田趨歸走上空肚欠食謂敬當赴飲也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可進自王荆公欲廣

收人才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

言其情往往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敘陳而退執政

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故事見執政着靴不出笏然

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

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

柳

清波雜志近年上官馭寮屬日益簡倨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

名歸之頃黃徽猷為漕江東嘗對客言公廳上論職事或未免

屬辭色若杯酒間詎可無和氣以相接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

後得一小說韓持國黃門典藩觴客早食則談經史節義及政

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薄尉小官悉令登車上

馬而去黃云故事其謂是耶

老學庵筆記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門孫為門客王會以

婦弟為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吳益以愛壻為嬌客施全

以刺刃為刺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為狎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為

羽客某人以治產為莊客曹詠以獻計取秦鳳還為說客初止
有此九客耳秦既死塋於建祿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動
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為吊客足十客之數

生辰

神仙傳老子母懷之七十歲時割其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為

老子廣額大目踈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

十文

洞冥記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娠田氏歎

曰無夫而娠人將棄我乃移向代都東方里為居五月旦生朔

因以前居里為氏朔為名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

朔生五歲忽失經年乃歸母問之朔曰兒至紫泥海紫水汚衣

乃過虞淵湔浣明發中還何言經年乎北齊寶太后夢風雷

云渡河湔裾必易生因至水所忽一人云當生貴子及秦

為御史中尉胡宿詩猶餘仙媪湔裾水幾見星妃度機塵

名談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疑視

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有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

論衡虞延字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

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言皆曰吉貴氣與天通

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唐文伯蒲坂人其生時以夜半適有人

守故父得賜杖其上曰杖當子力矣

孝子傳後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者曰此

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有名至場七

世通顯石林燕語王禹玉歷三朝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典國

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聞喜燕和詩云三朝遇主惟

文翰十榜傳
家有姓名

南史徐陵字孝穆母莊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于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之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幽明錄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此酷何婦忽然起坐云曰感君哀悼我不即朽君可瞑後見就依平生陰陽當為君生一男語畢還卧馥之如言不取燈燭聞而就之交接後嘆曰亡人以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兩米覺孀身微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雲生

大齊遺事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

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任勝母夢五色彩旗四角懸鈴自天而降鈴落入懷中張九齡母九

鶴自天而下集于肩

乾隍子三原縣南豐橋店有孟姬者自云吾年二十六嫁與張蒼為妻蒼為汾陽所任常在汾陽左右蒼之貌酷相類吾蒼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投名為蒼弟請事汾陽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筑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貞元末百餘歲卒

括異志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煮藥將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晁覆再煮再覆又煮而加

大馬困甚就榻夢神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敢以毒加害遂懼而寤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見聞錄邵康節母李氏其姑張氏遇之甚嚴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一玉筋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後生康節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以五色筆而生李至母張氏夢八

仙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覺猶有物在口中

歷文宋郊母夢朱衣人昇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覺暖已而生郊後又夢前朱衣携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

桐陰舊話韓億夫人王氏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

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綜絳繹維績五子皆貴顯九

志先是胡僧以玉羊一戲于錢鏐曰得此當生貴子元璫果以丁未歲生

東軒筆錄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常

龐曰君乃小戊子矣後龐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

子矣光祿卿鞏申俊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阜壽走存皆籠雀鷄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入不能誦經於是

以大籠貯雀鷄請客次播笏開籠每放一箇鷄雀則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

者天下聞之駭笑或作對云虞候為縣君割股太卿與丞相放生

錢穆父尹天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獻曰秘藏

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

長年武恭好古物遇李寰生日乃以箱擊一皂襖子與之曰此李令公收復兩京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後武恭

生日李寰乃以籍盛一破幘頭祝壽云洪崖先生得仙時物願兄得道一似洪崖以其學道故

倦遊錄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脩獨

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伯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
五湖公即日納節

玉壺清話李濬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休戚一同

宗諤死濬後一日卒漢高祖與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

周子充謝許監丞壽詩洛庾威雌甲辰敢攀壽雉公瑾小一月

權母曰公瑾與伯符少一月耳汝兄事之適契吾宗過軫高情曲形盛禮賦兩詩而

寵甚及二丙以欣然憶元豐壬戌之明年有潞公丙午之盛集

今幸密鄰于几杖阻陪高會于笑談

未元晦回壽詩啓大塊勞我以生辰之安在君子愛人以德譽

乃過情茲蓋某官惠顧陳人寵光初度寒知松栢倘獲保于

後凋報匪瓊瑤弟弗諉于永好

辛幼安最高樓壽洪內翰七十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

筵樂天詩向香山裡杜陵酒債曲江邊問何如歌窈窕舞嬋娟

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

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仙東坡

道生日詩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

魏舒壽寇相公摸漢精英氣來鍾積慶門何時生上相明日是

中元仙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佇期三入後一品見玄孫

文潞公同甲詩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甲午年司馬公真

率會詩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劉禹錫與白詩與君同甲子壽酒讓

先孟東坡與沈達叔嗟我與君同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

前後身

博物志漢杜嘏家塋而婢悞入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塋而婢尚生其始如暝有頃漸問之自謂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塚後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嘗置左右問漢時宮中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王暎冥祥記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每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已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也靖覓數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

殷芸小說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晉書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女先無此物祜即詰隣人李氏東坦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

母具言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

冥祥記晉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曰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頃之病卒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先身故珉名曰阿練廣異記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狸即奴身也再生為乞人于闐

王曰與汝作貴人奴今已三生矣

十二真君傳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死已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為訟之于天遂卧慶尸之旁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著作郎寶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撰搜神記賀克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宋真宗封泰山出謁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坡

亦不之奇也。用修云：朝邑太守劉禕死已二十年，其親友歸葬，復見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

唐書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遊峨眉源，欲自荊州溯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褙，負壘而返。澤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逢吾為子。三日浴兒，願公臨顧。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三日源往視之，見客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吳，于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叩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公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

回烟掉上瞿塘，遂隱不見。

彭州釋和玄於一夕有一珠自左足下流去，若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

有是錯三字，乃知玄是袁盎也。

西川常相公臯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常令祇候。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常以違覲日久，辭之，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為別。後常公鎮蜀，詢姜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難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常公聞之，益增悽歎。常公理蜀，不替東川，廬八座送一歌姬，未常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

言則可驗矣

詩話顧况字退翁暮年有一子字非熊忽暴亡况哀悼不勝乃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淚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憫之却令生於况家二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求再生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

東坡詩序唐房綰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綰曰頗憶此耶綰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

滁州志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知滁州遊琅琊山輒俯仰因勅從吏取梯陟梁得經函有寫楞伽經半披玩久之忽悟前身故僧也乃為終竟書之書法宛然不殊號二生經時時為人誦經

首偈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花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後授東坡東坡序之

志林盧眉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室人皆奇之公知潁州時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

前生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

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入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黃山谷遷洛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身為男得大智慧今學士某後身也所患腋氣某棺朽蟻穴兩腋所致除則愈

蘇子由在高安聰禪師夢同迎戒禪師坡至云某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妣方孕夢一僧瘡而眇來接宿聰驚

曰戒陝右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矣
後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又鑿脫也

夷堅志葉文鳳溫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途遇生日於旅
館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隣居者嫗號哭問之嫗云今日
忘兒忌辰作麻糍祭享感傷耳文鳳問其故乃曰吾兒業儒
讀詩經舊文尚有葉自思與其子生死日同詩經又同命取舊
葉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不差葉因拜嫗爲前生之母奉
之任所終養

朱彥可談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丹陽王家兒訪之妻子尚在
相見語如平生至八九歲漸不能憶矣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
數歲曰我是黃陂縣典史孟澤之男名享甫十七歲病脚死雍
丘牛商多往來黃陂傳聞于澤往視之小師一見便呼爲父政
和八年小師歸見舊母相抱號痛凡其昔時事歷歷能道焉
貴耳集王介甫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
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
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
先輩秦王後身也

春渚紀聞何遠一日謁冰華居士錢濟明文於其所居烟雨堂
語次偶誦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其偶然雖繼
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
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
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

鄒陽蓋如黃帝時為太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老壽

禮記人生十四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
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

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釋名六

耆指也 不從力後指事使人也 七十曰耄 頭髮耄然也 八十曰
耄 耄耄鐵也 皮膚變黑色如鐵也 九十曰顛 背有駝文也 或曰
黃耄 髮變黃也 耆 姑也 皮色悴但如有 姑也 或曰故耄 皮
如雞故也 或曰凍梨皮有斑點如凍梨色也 或曰兒齒 齒落更
生細者如小兒也 百年曰期頤 頤者脣
不知滋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
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
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五十異棖六十宿肉七十貳膳

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七十不俟朝八

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內則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

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秦誓尚猷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

列子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

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不逆命何羨

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

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

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迫然而自得亡介然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

莊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六十除病瘦死喪憂且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也士文曰然則二萬六千六

百有六旬矣盧蒲嬰曰余髮如此種種矣余奚能為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

鬻子名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

麋已老夫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

曰鬻子鬻子 鬻府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鬻老宰相為堂老翰林承旨為廷老曾子問大事室老行都下目軍人為赤老綠尺

名得

東方朔外傳元封中游鴻蒙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白海之積

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

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腫子皆有青光能

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代毛吾生來

已三洗髓一代毛矣

續漢書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

以鳩飾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主父偃上書召見武帝拜即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

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認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厄日久矣大

夫夫生不五昇食死則五昇烹耳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

後漢薊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狄人相謂曰適見鑄此物而

已近五百歲張天覺詩鶴髮飄飄紫府仙摩挲金狄不知年釋名

老朽也老而不死曰仙辛孟七十與麋鹿同遊世謂鹿位

論衡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薨周公武王之弟也兄

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

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

傳稱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

四十歲矣宣室志初唐有神像範金而製傳云隋朝有術士成

代宗尚稚上問高力士此神像何所異對曰可以占王者之在

不然則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搖震移時太子叱之其像

震又命皇孫叱亦搖動久之後玄宗五十載肅宗六年代宗

蓋其其魏書羅結魏主太武初以河內鎮將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

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

後官出入卧内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窻東川

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

焉年一百二十歲卒應墟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

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辭室內

鹿醜下叟前致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南史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

穀唯飲曾孫婦乳簡命勞之賜以束帛

荆州上津縣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

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

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重奇異遂留其

枕唐書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

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來詣闕引見上勞之曰老人無拜禮伯龍曰臣神堯皇帝之臣也荏苒歲月得至今日復事郎君臣之幸矣郎君明聖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來上笑而憫之乃賜紫袍牙笏及優恤有加伯龍自言隋仁壽年生說大業末事了然可見五代史耶律德光謂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耳德光喜以道為大傳

白居易暮歲感浮屠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常與胡杲等燕樂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前懷州司馬胡杲八十八磁真刺史劉真八十七長史鄭據侍御史盧真八十一刺史張湮七十七刑書白居易年七十四會中遺老李元奭年一百二十六禪僧如滿年九十五

仇池筆記嘗有三老相遇或問之年共一曰吾年不可以記但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籌已滿十屋一曰吾師食蟠桃棄核崑崙之下今樹與崑崙齊矣

隨筆李文正公昉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且交遊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年七十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石年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

一欲繼其事為宴集會蜀寇起而罷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額

聖刺滿頭求歸耕養築
痛岩穴樂太平之世
 宋史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

者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

命閩人鄭真繪像堂中共十三人

韓國公富弼彥國七十九路國公彥博寬夫七十七尚書

席汝言君從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安之七十六太常少卿趙內七十五上柱國劉几伯壽七十五防禦使馮行已肅之七

十五司農卿王謹言不疑七十二宣徽院使王拱辰君貺七十

一大中大夫張問昌言七十龍圖學士張壽景元七十端明殿學士司馬光

告實六十四

睢陽五老圖序錢明逸曰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

耆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官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主璋

巖廟清德令望龜準當世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公

兵部沛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

宴集為五老集會賦詩酌唱怡然相得初國公杜行八十禮部侍郎王渙九十司農卿

畢世長九十四兵部郎中朱貫八十八駕部郎中馮平八十七

王元之壽域碑古聖人之管壽域也非土木非版築不金乎城

不湯乎池晝無鍵而關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

蠻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溝澗天地離合我其高鑄春秋啓閉

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

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版築仁乎城義

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澗恭乎高鑄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

矢石不能攻高低侔老人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國葆崇焉屹屹

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

異聞錄十歲為兒童父母膝下以成

名別之疆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子息

欲盛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曰老計六十以往夕陽無山

青箱雜記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

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人詩亦五十韻畧云鬢髮
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偃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
寒亦衣綿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
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骨冷愁離火牙疼怯冷泉膠睫乾眵
綴粘髭冷涕懸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房教深下幕牀遺厚
鋪糴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弦氣注
樓還重風牽口便偏養茶懸竈壁晒艾曝簷椽怒奴空睜眼嗔
兒謾握拳觀瞻多目眩牽動即頭旋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
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冷疑懷貯
水虛訝耳聞蟬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鷄皮塵旋清覿齒食
頗填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騰狂顛

清波雜誌温陽老人一百二十二矣有採樵者問之曰今天子
朝太上皇德壽宮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弟其年之如詔者
而授之官叟何為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
踰期願若為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
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雖閱一百二
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
與詔不相應是以為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
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
言之矣是所以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窳越之徒歟吾儕小
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

禮部職掌鄉飲酒禮事例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圖式各

處府州縣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行鄉飲酒禮
 酒殺於官錢酌量支辦除僕賓外衆賓序齒列坐其僚屬則序
 爵前一日執事者於儒學之講堂依圖陳設坐次黎明主席及
 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率僕賓以下比至執事者先報曰賓至
 主席率僚屬出迎於庠門之外以入主居東賓居西三讓之揖
 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拜賓坐執事者又報曰僕至主席
 率迎如前儀僕賓介至既就位執事者唱司正揚觶執事者引
 司正由西階升詣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僕賓以下皆立唱揖
 司正揖僕賓以下皆報揖執事者以觶酌酒授司正司正舉酒
 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
 幼各相勵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恭內睦宗
 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執事者唱司正飲酒飲
 畢以觶授執事執事者唱揖司正揖僕賓以下皆報揖司正復
 位僕賓以下皆坐唱讀律令執事者舉律令案于堂之中引禮
 引讀律令者詣案前北向立唱僕賓以下皆揖立行揖禮如觶
 儀讀畢復位執事者唱供饌案唱獻賓主受爵詣賓席兩拜賓
 答又詣僕前交拜如之唱賓酌酒賓詣置主前賓僕主交兩拜
 各就坐介三賓衆賓以下以次斟酒於席訖唱飲酒或三行或
 五行供湯又唱斟酒飲酒供湯三品畢唱徹饌僕賓以下皆行
 禮僕主僚屬居東介賓三賓衆賓居西贊兩拜訖唱送賓以次
 下堂分東西行仍三揖出庠門而退

野記洪武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

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年八十以上天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稱多不知也

楊用修集昔聞彭祖壽八百不無疑焉後于張懷瓘書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奭百二十六歲為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然彭祖之壽非誣矣伊尹壽百有五歲見竹書記年太公壽百有十歲見金石錄篇

弇山堂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陳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二嘉靖以來廣東按臣言致仕尚書湛若水年九十請賜存問已之又五年而卒末年喻尚書茂堅萬曆初王尚書學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應尚書大猷以九十五卒應公凡四遇優詔存問南兵書郭宗臯九十刑書錢邦彥九十一存問加夫米其尚書以上至八十餘者胡忠安漢韓司寇邦簡蔣恭靖瑤方尚書鈍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寇從儉李太宰裕張太保子麟馮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璟潘恭定恩俱八十七馬端肅文升林司馬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嚴分宜嵩俱八十六單司馬安仁楊宗伯翥王靖遠驥孫

司馬原貞王崇簡宗彞陶恭介琰趙康敏鑑李莊簡浩朱宗伯
恩焦泌陽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翔崔司空文奎賈文
靖詠朱恭襄希周孫司徒應奎何右都棟呂少傅本俱八十四
黃文簡淮胡賓容儼劉宮保璋薛司馬遠尹文和直陳少保金
謝文正遷毛文簡紀羅文莊欽順顧宮保應祥張恭肅潤胡司
空松俱八十三陸康僖瑜尹恭簡旻李襄敏秉閔莊靖珪李恭
襄鏊劉司寇纓李司空善王右都燝王太宰崇慶俱八十二徐
宗伯瓊侯司空瓚洪太保鍾林司徒泮李司徒瀚周司寇倫鄭
尚書紳徐少師階俱八十一俞司寇士悅苗文康衷何司馬鑑
雍司徒泰王司寇鑑之鄧司徒璋孫司徒交楊司徒潭文莊靖
淵孫宗伯承恩吳太宰鵬黃司寇中張太宰瀚陸大宗伯樹聲
俱八十二董宗伯份八十一王左都廷八十五

高皇帝詔諸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賜
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便殿賜宴順
天府賜冠帶襲衣 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中濟
寧人王士能以百十六歲徵又七年終又韓王奏群牧所千戶
朱政魯祖信年一百六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鑄八十二歲
見存三代皆以千戶致仕詔信全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
白米二石弘治中蘇州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
蓋人瑞狀元坊福建林知府春澤百歲時有司爲蓋百歲人瑞
坊又四年而卒
幼達

檀弓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人雖病也任之
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
陸童江疇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汪疇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類聚白居易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
差

唐柳公綽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與吾門者此兒出入孝友起
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直言極諫賢良方正一
年再登科後為吏部郎中憲宗數遊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天
子高其才直之座隅

宋曹彬生周歲父母以玩具羅于前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

豆須斯取一印

家訓江南人風俗兒生一期男則用弓矢紙筆
女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

其所取以驗貧廉智愚名為試
兒魯直詩骨秀已知騏驎子

晉謝安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

總龜詩語福

唐蔡伯禧四歲對真宗誦詩授校書郎齒猶未三週故曰三歲

神童賜之詩七閩山水多才俊三世兒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

白訓嬰兒自得老成資初當學步來朝謁方及能言解誦詩更

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前期 呂嗣興孝宗朝四歲授

從政郎為皇孫榮國公伴讀後亦無聞

梁書到鏡字圓照灑子五歲口授為詩婉有思致位太子舍人

作七悟文甚美 世說蘇頲年五歲裴談常過其父頲方誦

度信栢樹賦避談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栢依依漢陰今看搖

落悽愴江濕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管歎異之

令狐楚生五

歲能為辭章

晁氏客語黃庭堅年五歲時已誦五經一日

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既

去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悟欲

令習神童科舉庭堅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

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庶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

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

人問今八年

梁昭明太子統小字維摩讀書五行俱下五歲讀五經

代辭王思範瞻六歲時從師讀書有伎經門同業皆出觀瞻獨

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虔曰太宗不棄寄之此子 蔣常六

歲為梳子花詩未結黃金子先開白玉花

東漢書黃琬七歲祖父瓊為魏郡太守詔問日食多少琬在旁

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世說司空顧和與時賢清

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竝七歲在牀戲于時聞語神情如

不相屬暝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提

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南史劉孝綽七歲能屬文舅

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

唐書高郢子

定辨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琬問其父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

應天順人何謂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乎

郢之異之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友陸義共讀徐陵文有

刈稻琅邪之語嘆而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僞子藉稻社預

注在岷岬客大驚

李安期百藥子也七歲能屬文對高宗

曰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目為朋黨所以人人守禁默以避謗

若忘其親雖惟才是用誰敢不竭忠以聞 李賀七歲能辭

章韜愈皇甫是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目曰高軒

宋賈黃中七歲以童子及第李昉贈之詩曰七歲神童

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頌舌端

唐肅字叔元錢塘人錢鏐時七歲能誦五經名聞中國後

與孫何丁謂遊學者慕之官至龍圖閣待制 郭忠恕字恕

先學通九經七歲舉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

簿 王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奇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

鸚鵡能言爭似鳳衆莫能對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蚕

文簡曰經綸之才也 晏相殊七歲善屬文舉神童

唐書孔穎達八歲就學記誦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 劉

晏字士安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惜其幼命宰相

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公卿邀請旁午 謝蘭八歲為春日

閒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 詩話寇公準八歲吟華山詩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準父曰賢即怎不作宰相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遂指陶母手

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即易之

張九成八歲誦六經通大指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

響諸老目為奇童

楊子雲曰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 班固九歲能屬文

世說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

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開元

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倣九歲升座詞辨注

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耳因問童子豈有類若乎

倣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說方與帝觀奕說請

賦方員動靜泌答曰方若行義員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

說因賀得竒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長編元豐

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鈞五經出身天鈞年九歲禮部試誦七

經皆通上召入禁中取經試之隨句即誦賜錢五萬使買書以

歸戒無廢學 漢書司馬遷十歲則誦古文 會稽典錄盛孝章逢一童容

貌非常准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十歲餘下執融手載歸舍便

結兄弟升堂拜親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為雪賦 北齊

邢邵十歲能文日覽萬言在洛陽會天下無事以遊宴為娛不

厭勤渠常因霖雨五日乃讀漢書畧能遍看一覽無遺

宋史楊大年六歲學吟詩七歲能屬文十一歲以童子召對試

詩賦五篇頃刻立成送中書再試喜朝京詩有願秉清忠節終

身立聖朝之句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 柳區寄傳童區寄

劫持墟所賣之童伺一豪睡取其刃殺之一豪將殺童 童曰為兩童即執若為一童即又殺一豪刺史寄之

史秦始皇使張唐往相燕不肯行其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

今臣生十二歲美君其試臣始皇使其羅於趙 項羽圍外

黃數日乃降欲盡坑之外黃舍人兒年十二說羽曰彭越強劫

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

如此則從此以東千餘城莫可下矣 荀爽年十二通春秋
論語林喬見而稱曰可為人師 順帝時左雄為尚書時汝

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奏拜為童子郎 司

馬朗十二試經為童子郎注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

雋者拜童子郎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

衣方領能矩步言詞嫻雅援財知書見之自失况慰之曰朱勃

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

不過縣令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井泉井得聶耳有

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造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

在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三年曹公改元為建康其年十月文帝

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矣昂何繆歟同大驚亟遣取魏

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

諸史偶論柳偃年十二見梁武帝

帝問讀何書曰尚書又問有何句美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蘇

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

言可道曰為國不侮鰥寡為政以德温公曰夫人當孩提相聚

嬉戲曾隊魚之不殊也及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矣乃於此

時即能諳誦典籍尋繹其義進趨巖廊之間雍容答問之際且

能勉君以德為政與夫愛民之事雖碩學宿儒之對不是過也

自古以幼慧聞者多矣未有如二子之言為可用也 咸平

二年令秘書正字邵煥於秘閣讀書從其請也秘閣讀書自煥

始煥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召至京師上令賦春雨

詩援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又十月召饒州童子朱夫申

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天申天鈞再從兄禮部言天申年十

二試誦十經通也漢桓麟字元龍沛郡滎孫伯父桓馬告客曰此吾弟子年十二有殊能善詩賦客曰耳羅

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

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崔駰十三通詩春秋 褚陶字秀雅錢塘人聰慧絕倫

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

出矣 梁明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州辟從事

史

漢黃憲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

吾之師表 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撰孔子正言

章句詔下國學憲十四被召為正言祭酒到溉愛其風神

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善年十三皆

以俊名聞特召試詩賦乃賜殊進士善學究後又召殊試詩賦

論既成擢秘書正字秘閣讀書 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妃引

晉東林普濟太師竺道生年十五登講席酌復粵義如貫珠名

宗宿師皆下之王徽以比郭林宗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

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召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

萬言試之十過已通熟矣 元楨十五擢明經

東方朔曰臣年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南史王訓字

懷範年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

相

錢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就言者以其輕俊而

黜之蘇易簡曰錢易者李白才也

史賈誼十八以能讀詩書聞郡中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

宋伊川十八作顏子好學論王宣徽拱辰汪端明應辰皆年

十八作大魁

宋史蘇子由十九上韓太尉書

朱元晦十九作遠遊篇

孫洙字巨源舉賢良方正上策論五十篇善言祖宗事指切

治體韓琦喜曰今之賈誼也

世說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據欲

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騶裊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

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儼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

有獲歸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

坐君子攸宜異賦琴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

高壙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

東方朔曰臣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

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宋朝永冠齒蘇易簡二十六除翰林學士知制誥王曾二十七

翰學知制誥

翰墨全書僕射范宗尹為參政時三十一拜相時三十二卒年

三十九然有五子兼有孫人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間事畧備

晏殊三十五入樞密院唐崔湜三十六作宰相
蘇易簡三十六拜參政韓琦三十六入樞密院

奔山堂宋人春明退朝錄有記早達者年歲今倣之錄於後四

歲洪舍人鍾以善大書舉入翰林肄業八歲至十歲程學士敏

政楊文襄一清俱以有司薦舉奇童弘治中董侍郎玘舉奇童
 不中格罷歸九歲張寧陽王懋襲爵英國公十二歲楊少師廷
 和舉鄉試大理寺卿朱奎太常寺卿任道遜舉奇童侍 東宮
 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少師一清中鄉舉十五歲蔣
 文定冕中解元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李少師東陽費少師
 宏何提學景明張太師居正劉侍讀虞夔中鄉試鄧寧河愈為
 中軍先鋒十七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宮傳
 深王郡守廷幹舉進士馬工部拯余工部毅中舉解元十八歲
 王侍講洪陳修撰景著王兵侍偉楊少師一清趙中丞時春王
 參政慎中蔡侍郎汝楠俱第進士奇童洪舍人鍾舉進士解學
 士縉中解元傅吉士新德中鄉魁內陳為探花趙中會元王禮

書弘誨中解元十九歲解學士縉范少宰理李詹事泰白中丞
 圻楊少師廷和何少宰孟春陳中丞燿蔡尚書克蕪俱舉進士
 今王布政象坤中解元舒編修弘志中探花楊元祥改庶吉士
 殷少保士詹經魁吳吉士鴻功解元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
 鄒司成守益倫司成以訓俱會元又與戴編修大賓俱及第向
 右都寶張學士益王中丞雲鳳胡司馬汝礪李司馬昆盛右都
 應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學景明王太宰用賓王大司馬一鶚方
 少保逢時王方伯庭詩方伯象坤劉詹事虞夔吳吉士鴻功俱
 登第二十一歲喬少保宇項吏侍文曜邊尚書貢顧尚書璘方
 少保獻夫邊左都憲成進士徐少師階及第金侍郎紳俞侍郎
 欽為翰林庶吉士楊少師博胡司徒執禮馮方伯叔吉張中丞

九一嚴太宰清蹇觀察達俱中進士李夢陽中解元二十二歲
 林修撰大欽狀元及第二十三歲施修撰磐狀元及第二十四
 歲郭太宰璉為布政司參議二十五歲鄧寧河王愈為行省參
 政二十七歲徐中山王達為同知樞密院二十八歲項文曜為
 兵部侍郎二十九歲韓襄毅雍為僉都御史三十歲徐太傅達
 為中書右丞朱定襄王希忠加太保掌京營兵項公文曜為吏
 部左侍郎三十一歲鄧寧河王愈為右御史大夫朱東平王能
 封成國公三十二歲向右都寶為通政使胡文穆廣以侍讀楊
 文敏榮以侍講入內閣三十三歲解學士縉以侍讀入內閣于
 肅愍謙為兵部侍郎朱成國公希忠加太傅三十四歲鄧寧河
 王愈封衛國公馮宋公勝封宋國公沐昭靖英封黔寧侯陳節

愍洽為吏部右侍郎彭少保時以修撰入內閣張定興輔以征
 夷將軍平安南三十五歲解公縉為翰林學士

總論 父子兄弟妻子曰六戚即六親 自高祖及孫曰五宗

同族之五服曰五屬韋玄成傳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九族曰九宗左 同族曰

宗家又賢門下與 槩稱其祖曰先君安國序先 祖曰大父漢書

皆大 祖母曰大母文三王傳李太后 尊老之稱曰丈人行蘇武

天子行世共尊天子曰一丈夫逸周書諸橫生盡以養一丈夫橫生也從

夫天行也 稱人父曰家尊謝安問獻之君 曰尊公晉文帝曰

察父愆周勃傳察 家訓曰庭誥類延 母訓曰慈令私 蔽其宗

曰亢宗左大和曰言不能 空先人之宗曰曠宗左棄德曠宗 君

兄之孫曰昆孫左孔張君 庶孫曰孽孫漢故韓襄 曾孫曰體近

宣許后傳言曾孫稱人子曰象賢書崇德象賢曰國器高孝

體近於親焉禮曰掌珠世掌中珠正室嫡子曰門子禮庶出子曰支

子詩長子曰胄子書曰丕子書有天子曰元子書次子曰次息

無自稱子曰賤息史賤息曰子行孔光傳定陶繼母曰假母一

父之旁妻稱山王隨母子曰假子獻帝寵妾之子曰寵子左共

傳賊傷后假母自稱弟曰家弟戴道安曰家呼人弟曰淑弟魏文

弟曰同產其子曰同產子平紀亡子而有孫若同養兄弟子曰

子同產子上曰所子宣紀封賀所子弟同祖從父而別曰從父

已所生女曰息女高紀臣老嫗曰媪又母婦曰負

兩姨兄弟曰姨子左穆姜之父妾之有子者曰諸

母禮諸母曰長妾禮士不名始嫡夫人曰元妃左元妃次者曰

繼室又孟子卒繼室卿嫡妻曰內子左以叔隗為內嬪御曰內

官左山官不君求婚曰賜之內主左夫婦不和曰反目易與脫

目以女妻之曰室其子左衛人以成得妻曰受室左今以君命

謂可妻曰可室左貴無極日供其旨曰其糲之食肅政畏妻曰

牽於帷幃之制新陽稱人妻曰邑君梁冀曰賢室李迥秀妻婦

之職曰奉匱沃盥曰執巾櫛俱左秦稱舅曰阿舅姑曰阿家俱

代曰大家孟景妯娌相謂曰宗婦劉長小姑曰女叔禮冠婦人

稱夫之席曰良席昏禮良祭夫曰皇辟禮辟法妻棄夫別婦曰

為請決嫁某張耳不侍賴其夫曰庸奴其夫又溥女甚美再嫁

曰媾易曰踐二庭唐列婦人嫁之車曰魚軒左齊侯婦嫁女物

曰裝送資賄鮑宣媒人曰蹇修駮令偃修婦人曾產曰嘗字谷

傳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生產平善曰慶育襄楷廣求嗣曰蕪採宜

子之人李固顯房曰房燕霍后傳房婢妾曰嬙媛侍兒論定者衆

妾曰與嬖左曰小婦元后傳小婦曰旁妻又多取曰虞侍可以

虞侍太子若妾婦之賤者曰屬婦孔叢子屬逮也逮父之婢曰父傳

旁通婦曰外婦高五王傳高祖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

曰通俱孔叢子婦將彌月曰就館班婕妤傳張美人世親曰重親惠

為重親曰睦親睦親帝玄傳漢之妻族曰外屬元后傳臣得婚

家之婚親曰連昏王商傳大將軍好親家曰嘉姻安在諸姑姊

妹之夫曰外宗禮周與之是親曰有屬王莽曰有連史姊妹之孫

曰從孫錫左其弟期太叔叙至親曰幸得託肺附劉向傳謂肝

叙親曰葭莩之親中山傳葭莩夫妬婦曰媚公羊親盡漸疎

曰戚單禮謂贅壻曰入布袋天中記言氣人家長女不得嫁曰

巫覡地理志襄公淫亂同師學曰同門儒林門徒名牒曰錄牒

傳李唐父授業曰父次董仲舒傳終其所學曰卒業世元王不講書曰

倍帝不講儒林父之賓友曰父客曰父執禮亦執手子之賓

友曰子客上官同姓友曰宗黨選私昵之友曰狎徒列女曰狎

客陳江心不孚曰面朋面友子場朋黨曰鈞黨漢披甲者曰甲首

左甲首三百供役者曰羈縻左臣負羈縻曰牧圍左不有行者誰

馬園養論貴賤曰君子牧乎莊自卑稱曰臣高紀呂公曰臣所信

任之臣曰孚五行志李士之美稱曰倩漢陳平須魏倩而後猶

言某甲曰夫已氏左單身之民曰介特左收介特如士曰稱士

才曰八斗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稱士曰子大

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七百一十三

七百一十三

夫武紀子者人之嘉律歷志疇人衆人曰疇人子弟分散無封土享有租

稅曰素封貨殖傳南方之老曰南公項籍小生曰鯁生張良傳鯁

轉承師說而學之曰承學董仲舒留聽貧而代供曰都養倪寬

子養素士曰白士羊祐云以白裨官曰技官吳起云損不編裨

曰子將筆貧士曰婁人子霍光無有貴賤曰齊民言平民猶工

商之業曰末民又官富實曰浮食竒民又浮食竒民欲遠民曰

遐萌長陽賦遐萌為之不安賈五方之民曰五民地理志其中

良民曰元元文紀以全天下元白丁曰白徒鄒陽曰徒之衆

人曰品庶賈誼傳品曰編列又編列之民編懷德之民曰懷民

序贊得鄉里之衆曰里旅左取煩非丈夫曰非夫左所不此報

叔曰是我不常存不死者曰石人灌夫傳且帝士能舉曰曰

士鄒陽傳武隨使出外國曰少從張翥傳其少從又曰儻從名

家曰聞家馬后勢家曰強宗右姓郭叔盛族曰冠族唐李賃作

可任者曰傭保功占表司馬相如與傭保襟作家僕曰家吏吳

携持器之僕曰携僕書左右携僕親隨人曰舍中兒蔡遵家生

奴曰奴產子陳勝傳徒曰私名列善養紀諸伎事曰北里誌唐

琴孫曰青樓集元雪笠釣漁輯妓所居曰平康里平康里入北

即諸反所居之聚其呼妓假母曰爆炭應以准姑妓能歌令稱

首者曰席糾天水麗哥字絳曲內妓之頭角者曰都知分管諸

卒與絳直諸士醜宴出錢曰復分錢曲中常價一席四環見燭

皆都知年盧嗣業致詩狀元孫徑曰誇盛遊曰探花使平康里諸妓奉

未識都知而頃翰復分錢賀人壽曰南極添星西

可就詣以同年後少者為兩街探花使賀人壽曰南極添星

山神湖南人立生祠有題云西方老人自稱曰朽人柳宗元曰陳

又出一石佛南極今添雨壽星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韓退之白頭曰華顛

人班固曰年邁齒數選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韓退之白頭曰華顛

曰老麟范曰鬢變選老不衰曰趨拜強駛趙景曰矍鑠馬援老能

任事曰尚堪一行李靖小兒曰黃口兒宋語曰黃小翻黃小群

級而謹重曰不好弄左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子鄒陽壤子王粲代未成

丁曰餘子在寺陵餘子不知生出子曰蘭子列宋有蘭子注姜也即大元不蘭矣

此處有模糊文字，似為另一段文字或批注，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認。

